

馮沅君著

古優解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馮沅君 著

文史雜誌社
叢書之三

古

優

解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

(74221 渝熟)

文史雜誌社
叢書之三

古

優

解

一

冊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陸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者

馮

沅

君

發 行人

王

雲

五

印 刷 所

印 商

務

刷 印

書

廠 館

發 行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目次

一 引論.....	一
二 古優的起源.....	七
三 古優的技藝.....	二四
四 古優的特徵.....	三八
五 古優的影響.....	六五
附記.....	八八

去約五千年中，純然手政教之文章，以及音樂等等的影響是很深鉅的。以前史家對於這方面的忽略，極屬憾事。

以文學史論，則就其來源而論，古人是有人在，如陳國蔡氏升。在宋元徽曲史中，使觀古優之傳，則其間的遠近。雖是也，然因該書不是專論倡優的著作，故感為不詳。王齊而外，他家著述，也大都如是。本文的著者是以兩學者所論到者加以補充，並舉例以證其說，以先泰為主，間涉墨爾德。以下之論，亦以兩學者所論到者為限。至於墨爾德與中國古優極相似。墨爾德與著者而論，其古優都是該

古優解

（見前）
古優解中言及古人所著之書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希臘人與羅馬人，其目的在於娛樂，而非教育。蓋其意中言，

諧娛人，能歌舞，其談諧的言動往往足以排難解紛。關於古優的種種，我們在下文敘述。關於墨西哥的，則下面三家的文字可給我們畫個輪廓，備我們參證。

馬祿（Jean Marot）描寫路易十二（Louis XII）與佛朗蘇第一（Francois Ier）的Fou杜里布來（Friboulet）時曾說：

（他）摹倣每個人，歌唱、跳舞、演說，而且一切都做得如此可笑有趣致使無人生氣（註一）。

加奈爾（A. Ganet）論Fou的功用時曾說：……爲了滿足他自己，外交術早就得到足夠的狡猾與虛偽。這種外交術並非古已有之。我們的信任粗暴氣力的祖先，並沒有講交易的科學。Fou的滑稽有時足以補償他們在這方面的缺陷。投擲於爲不信任及憤怒所弄僵的辯論中的笑樂，並不是無影響的聖藥（註二）。

斯各德（W. Scott）在他的小說中曾刻畫過兩個Fou：萬北（Wamba）與大維（Davie）。前者見於撒克遜劫後英雄略（Ivanhoe），後者見於六十年前（Waverley）。首錄前者。

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第七章敘的是比武會（passage of arms）。是時英國雖然很不幸，被異族統制着，但一般人對於比武會還非常感到趣味。所以這一次萬北同他的主人塞特立克（Ce-tilic）也與會。在觀衆中有猶太人伊薩克（Isaac）和他的女兒呂貝珈（Rebecca）。伊薩克極富，呂貝珈極美，因此約翰親王（Prince John）讓他們與撒克遜貴族坐在一處。這些貴族中有撒

克遜王的後裔阿失斯丹 (Athelstane)，因未立時從命，觸怒約翰，釀成僵局。打開這個僵局的，卻是人所不齒的、以悅人爲業的 Fou 萬北。作者於此有段生動的敘述：

向着這個我所曾經形容過的人，那親王用他的驕橫的命令，教他讓個位子給伊薩克和呂貝珈。阿失斯丹對於這個命令，惶惑異常，不願依從，卻又不曉得怎樣去反抗；身子動也不動，只睜着他那大而灰的眼睛，用種驚訝的情態向親王睨視着。但躁急的約翰卻不如此。

『那個薩克遜猪販子是睡着了，還是不注意我？用你那槳刺他，德卜拉昔 (Debracy)。』約翰向馳近他身邊的武士說。……德卜拉昔的職分使他毫無顧忌。……他伸長了他的長槳，將要執行親王的命令。阿失斯丹還未恢復神志，縮身退避，幸虧塞特立克迅速的，閃電一般拔出身上所佩的短刀，將槳尖與槳柄擊脫。約翰見此，更加憤怒，若非他的侍從勸他耐心點，觀衆又對塞特立克的舉動大喝采，他將發出個比第一道命令更凶的命令來。他向四周瞧着，想尋個可以出氣的犧牲者。……

『你們這些薩克遜村夫且站起來。』那驕矜的親王說，『因爲以天爲誓，我既然那樣說了，那猶太人就要坐在你們中間。』

『我們不配和這個土地的統治者並坐。』猶太人說。……

『起來，不忠誠的狗，聽我的命令。不然，我剝你的皮，用你的棕色的皮，做我的馬鞍。』

受着這樣的督促，猶太人和他的發抖的女兒一階一階的向看台上走。

『讓我看看誰敢阻止他。』親王說時目光注視着塞特立克，他的神氣大有將猶太人推下之意。

這場災禍被萬北阻止住了。他跳到他的主人與伊薩克間對着親王的威脅的呼叱回答道：『天，這將是我。』同時在他的衣袋中拉出一片火腿（顯然是他怕這次比武會繼續的時間太長，他會挨餓），放在猶太人的鬚鬚下，又把他的木刀在猶太人頭上亂舞。猶太人果被這個他們全族所最厭惡的東西嚇着了，立即向後倒退，一失足從台上滾了下來。對於觀衆，這是件可笑的事。他們都縱聲大笑。親王和他的侍從也消了氣，不由的附和着。……『我們下去吧，在下面圍坐上給這個猶太人找個位子。將敗者放在勝者旁邊是不對的。』約翰親王如此說。他或許願意借此收回成命。……

『把痞子放在傻子上面是不好的，把猶太人放在火腿上更不好。』萬北說。

『謝謝你，好孩子！』親王叫起來。『你能使我快樂，我應該賞你一賞。伊薩克借給我

一抱「百桑」。』（註三）

次錄後者。大維是六十年前的主帥瓦凡來（Vavara）的兒子。在本書第二十八章內，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慣於歌舞的。

早上，瓦凡來憑着皮帶而新新人進，……

他夢見自己回到杜堡佛蘭(Tully-veolan)去，聽見大維蓋拉來(Davie Gellatley)在院子裏歌唱。這是他住在勃蘭瓦丁(Bradwardine)男爵家首先擾亂他的聲音。引起這幻覺的音調一直繼續下去，而且漸漸高起來，以至於把愛德華(Edward)驚醒。這幻覺似乎還沒有完全的歌曲從窗下經過。……愛德華急於要知道甚麼事使蓋拉來先生走這樣遠的路，便急急忙忙的穿衣服。其時大維又換了幾個調子在唱。……瓦凡來穿好衣服走出來，大維卻和兩個常在聖門口的高地人歌舞起來。舞的是蘇格蘭的雙錢舞，以自己吹嘯爲節奏。他此時兼舞伎與樂師二差，後來另二人吹起簫來，他才把樂師的差卸卻。於是，老老少少，許多人都來參加。

彈其琴(註)：此四篇是前出諸家關於Fou的作品的組合。

前出這三家的文字雖然性質各殊，有的是詩，有的是論著，有的是小說，但牠們有個共同之點：指陳傳寫Fou這類人的特徵。Je et qu'il y a de l'homme. 且其特點如下：

9. 西方人研究Fou已近二百年了。法人拉基言(Dreux du Radier)的Recreations historiques, quelques-unes morales et d'eyudition, 一七六七年出版於巴黎，其中便有關於Fou的文字。此後，歐洲人士研究Fou而有卓著的成績的，有：目高白(Jacob)，他的小說二優人(Les Deux Fous)的導言Dissertation sur les Fous des Rois de France實是篇倡優論；有列白(Léon-Jean)，他的文章關於 Moines, inconnus des évêques, des impéreaux des Fous

古優的起源

(1) 用優始於何時

(2) 優是怎樣演變成的

(3) 爲甚麼人們需要優

中國用優究竟始於何時？要正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，至少現在如此。依據可信的史料，天子或諸侯在前八世紀早年已用優了。國語鄭語記鄭桓公與史伯的談話道：

公曰：『周其弊乎？……』（史伯）對曰：『殆於弊者也。……今王棄高明昭顯而

好讒慝暗昧，惡角犀豐盈，而近頑童窮固，去和而取同。……夫號，石夫讒諂巧從之人也，

而立以爲卿士，與刺同也，……侏儒、戚施，實御在側，近頑童也。……』（註一）

鄭桓公爲司徒始於周幽王八年（紀元前七七四年）（註二），後三年幽王便被犬戎殺了，鄭桓公

也同時遇害。這段談話中既有『周其弊乎』一語，可知其必在桓公初爲司徒時（註三），即紀元

前七七三年左右。至於侏儒、戚施之所以爲優，在下文我們有較詳盡的論述。

關於前七世紀的優人，我們有兩段史料（註四）。國語齊語記桓公與管仲的談話道：

桓公親之郊而與之坐問焉，曰：『昔吾先君襄公，築台以爲高位，甲符羣弋，不聽國

政。……優笑在前，賢材在後，是以國不日引，不月長。」（註五）

桓公相管仲雖然在周莊王十二年（前六八五年），然當時所談論的實是襄公時事。襄公卽位於周桓王二十三年（前六九七年），卒於周莊王十一年（前六八六年），所以這段史料可以供我們研究前七世紀初的優史。國語晉語記晉獻公時的政變道：

公之優曰施，通於驪姬。驪姬問焉，曰：『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？』對曰：

『早處之，使知其極。夫人知極，鮮有慢心。雖其慢乃易殘也。』驪姬曰：『吾欲爲難安始

而可？』優施曰：『必於申生。其爲人也，小心精潔而大志重，又不忍人。精潔易辱，重債

可疾，不忍人必自忍也。辱之近行。』……是故先施讒於申生。……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，

謂公曰：『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，甚寬惠而慈於民，皆有所行之。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，無

如以國故而彊於君。君未終命而不破，君其若之何？盍殺我！無以一妾亂百姓。』……驪姬

告優施曰：『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，吾難里克奈何？』優施曰：『吾來里克一日而

已。子爲我具特羊之饗，吾以從之飲酒。我優也，言無郵。』驪姬許諾，乃具，使優施飲里

克酒。中飲，優施起舞，謂里克妻曰：『主孟啗我，我教茲暇豫事君。』乃歌曰：『暇豫之

吾吾，不如烏烏。人皆集於苑，己獨集於枯。』里克笑曰：『何謂苑？何謂枯？』優施曰：

『其母爲夫人，其子爲君，可不謂苑乎？其母既死，其子又謗，可不謂枯乎？枯且有傷。』優

施出，里克辟篋，不殯而寢。夜半召優施曰：『曩而言戲乎？抑亦有所聞之乎？』曰：

『然。』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，謀既成矣。』里克曰：『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，通復故交吾不敢，中立其免乎？』優施曰：『免。』……三旬難乃成。（註六）

在這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看出優人對於時政的影響。優施竟是晉國這次政變的導演人。晉獻公即位於周惠王元年（前六七八年），驪姬謀殺太子申生乃獻公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間事，優施或即生於七世紀初。在中國古優中姓名可考的優人，優施應該是最早的一個罷。晉國之有優，自優施而外有優孟，見史記，也是先秦的名優。他大約是前七世紀與前六世紀間人（註七）。時代較晚，便不備論了。

史家供給我們的材料雖然只限於前八世紀以後，但用優的風氣決不始於此時，或者竟始於西周初年。

要知道中國何時開始用優，不妨參看其他民族如何使用 *Fou*。在法國，關於用 *Fou* 的最早史料是一二二一年巴黎主教會議禁止教會中人用 *Fou* 的議決案，而姓名爲人所知的最早的 *Fou* 是十四世紀法王腓力伯（Philippe Le Long）的再福洛（Geffroy）（註八）。然而研究法 *Fou* 的學者則將國王用 *Fou* 一事追溯到查理大帝（Charlemagne）（八世紀）之前，君主政體開始之時（註九）。因爲棋（*Echecs*）這種玩藝兒查理大帝時已在流行，而 *Fou* 便是牠的兩個棋子兒，且常放在棋子兒『國王』（*Roi*）之旁。雷尼愛（Reynier）在他的諷刺詩中曾說：『在棋中，*Fou* 是最接近國王的。』國王用 *Fou* 歷史之悠遠，於此可見。

中，由十三世紀上溯到八世紀之前，中間至少得有五六百年的距離。若果中國用優的情形與此相類，換句話說，就是由現在的史料，可考見的史事上溯三五百年，那不是禪廬之初嗎？而且就社會制度演進方面着眼，西方用封建制，既在封建制完成之前（註一〇），中國亦當類是，而中國封建制即成於周代中葉。因此，在中國雖無棋這一類實物來做研究古代用優的旁證，而我們也將牠的開始假定在西周初，前十一世紀前後（註一一）。也許有人嫌自開始用優到見於史乘中間的距離太悠遠，則加奈爾的語可以解答。他說：『在歷史上我們雖然只證明到十一世紀中葉方有For，但不應該就此相信在此時以前，人們就不用 For。這並不是種重要組織，足使史家相信應該爲了牠本身而保存着關於牠的回憶。他們有權柄等待個合適的機會方略述此事，而這個機會是要等很久纔遇到。』（註一二）

以上所敘僅就天子或諸侯所用的優人而言。平民呢？他們同貴族一樣也知道以笑樂自遣，自然他們也需要弄優，不過未必如貴族那樣有固定的專門人材而已。從前的史家對於平民的生活狀況是極端的忽視，因而平民優人的史料更形缺乏。左傳卻爲我們透露點消息，前六世紀中年的史事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出奔道：『慶封之馬善驚，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，且觀優，至於魚里。』（註一三）陳氏、鮑氏之圍人爲優。慶氏之馬善驚，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，且觀優，至於魚里（註一四）。中立其哀平。『哀平』。……三。……（註一五）。

『爲優』下杜注云：『齊大而立笑，齊大而立笑。』（註一六）。

優，也。……

孔疏云：……

優者戲也。……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，而合人之意是也。……

是則『爲優』猶言作滑稽調笑之戲。『至於魚里』下，杜注云：『小人尊重。』因之，當十三

魚里，里名。優在魚里，往觀之。…… (Louis Le Depoigne) 謂言中，人所共知

孔疏云：……

杜以優在魚里，士往觀之，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，引行以至魚里。……

杜劉的是非我們且不管，但『魚里，里名也。優在魚里』，『引行以至魚里』，我們據此便可

知道這場滑稽戲不是在貴族的邸第中扮演的。牠顯然是平民的娛樂。所可惜的是演此戲若專

門的優人呢，抑是普通人臨時來串演的？則不得而知了。襄公二十八年是周靈王二十七年（前

五四五年）正當六世紀中年。這段史料較上文引的關於貴族的三項，雖嫌微晚，但這顯然是史

料缺乏所致，平民弄優應該也有很古的來源。

始用優人的時代決定了，現在要討論的是優人是怎樣演變成的。加奈爾在他的書中於此曾

有所闡述，可以給我們點啓示。他說：……

從很早的時候起，滑稽 (Bouffonnerie) 已成爲一種職業。牠是 Jonglerie 的一個重要支

派。

類。在好的意義上，Jongleur（註一四）即是精通音樂的詩人。這些人用各種不同的樂器來歌唱。

他們自己作的或他人作的詩篇。他們常用可以娛樂觀衆的手足的姿態和巧妙的迴旋來伴歌。

……不過 Jongleur 的職務並不限於此，彷彿人們將一切以娛樂羣衆爲業者皆歸到這個階

級，而且他們的團體也包羅着一切以娛樂爲業的人，這是從人們會應用到他們的形容語上可

特以看出來的。例如當他們被視爲滑稽人（Bouffon）或壞牧師（Goliard）（註一五）時，難道人們就

正不能在那些巧妙的迴旋及手舞足蹈之外，於他們的文學的玩藝上加上滑稽戲與諧謔嗎？！

……如我們所已言者，Jongleur 是從另一種擅長音樂詩人 Barde 下來的。在高盧人，這種

詩人的使命是頌祝國家英雄，是批評與當時有勢力的社會教條相背馳的私人行爲。在我們的

歷史上，直到五世紀，Barde 還爲人提及。自客棧維（Clovis）（註一六）時代始，他們方不以舊

名爲人所知，人們稱之爲彈豎琴者（Citharadi）。在第二種族之下他們被稱爲 Jongleur，且

其繼續爲人所欣賞，主教，男女修道院院長皆接近他們。但從多神教轉到基督教，他們好像忘

記了他們的職務在古時的重要。在路易第一（Louis Le Debonnaire）的宮廷中，人們可以看

皇到他們是用以使觀衆發笑的，且因其行爲的關係，他們自己不使人尊重。因之，當十三世紀

至十五世紀間，法令與主教會議都給 Jongleur 與其聽衆以嚴重的申斥。

時間降低了 Jongleur 的地位：腓力伯奧里斯特（Philippe-Auguste）在 1181 年，竟

至將他們驅逐出宮廷。自然他們還保有個地盤，但逐漸消滅於卑賤裏。……

等。大當 Jongleur（尤其是那些專以使人發笑爲事者）的行爲開始使他們自己驅逐出宮禁和
第的時候，他們的職業中引入發笑的工作，便由 Fou 承繼下來，而且後者的進展與前者
的衰落是並行的（註一七）。

加奈爾的話大體上是可以接受的。因爲隨着社會的進展各種職業也日漸精細的分化，這原
是人所共知而且共同承認的；在原始時代，滑稽談諧並非某種人的專業，而是某種人的許多娛
人技藝之一，也不是不近情理的。而且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，然後能知道爲甚麼西方的 Fo
於滑稽外，又要記得些『聖曲、禱文、詩歌、謎語、快樂的小說』，中國的古優也不獨擅長諧
謔，而且通習『競技』，甚至於在正式的戲劇成立之後，每次演劇還常有『百戲』助興。牠們
原來是不分家的（註一八）。

在中國歷史上固然沒有和 Jongleur 相當的名詞，如優之與 Fou，但與 Jongleur 相類似
的人似乎應該有。古籍中所常見的『師』，『瞽』，『醫』，『史』等，應卽此類人。就加奈爾
所指出者言，Jongleur 的主要職務，也可以說是技能，乃是歌唱詩篇而以樂器伴之，『師』，
『瞽』所事，不正與此同？『史』呢，這是常與『瞽』並稱的人物（註一九）。Jongleur 一字本
有江湖走方郎中的涵義，則古醫人也可以隸屬這一羣。如果我們這個假定是不错的，則中國古
優便是從『師』，『瞽』，『醫』，『史』等人的集團，分化出來的。不過加奈爾的提示並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。他只指出 Fou 出自 Jongleur，Jongleur 出自